

必須靠著主繼續走在 差傳最前線

鄭以心

感謝天父的眷佑，讓《大使命》這一份刊物，從季刊的性質慢慢演變成雙月刊的運作，甚至還可以走過100期的營運路程。深願《大使命》文稿所引發的討論，能為拓展差傳的服侍帶來正面的建樹！事實上，當我們為著《大使命》能夠發行第100期而感到興奮之際，我們必須在歸榮耀與三一上帝的同時，再次確認《大使命》面前該走的方向，好叫關心「大使命中心」發展的廣大信徒和教會，可以在禱告中以更有力的仰望發揮承托向前的效益，讓大使命的落實滿結美好果效。

《大使命》之所以面世，並非為了增添多一本探討差傳課題的刊物，乃是「大使命中心」期望藉以配合整體事工發展的一項落實。環顧各個不同華人差傳機構或組織，各有其獨特之位份和角色。若有人詢問「大使命中心」的事工重點是在哪些方面，筆者認為「大使命中心」想要達成的，乃是要促進普世教會早日達成大使命的服侍。若要這樣做，差傳的前線便需要繼續向前作出推進，方能令更多未聞福音的朋友早日分享到福音的好處。各位只要留意「大使命中心」的創辦人 and 前任會長王永信牧師及師母的事奉見證，便不難看見有關的事實

了。王牧師伉儷及所有一起配搭的同工之所以要常常落在風塵僕僕的節奏中，為的豈不是想把福音的戰線繼續向前作出推進嗎？只要各位在差傳的參與上稍為有長一點的經歷，或許會聽聞有人「詬病」「大使命中心」在落實差傳使命的做法不夠周全，好像只顧不斷開拓新的福音據點，卻沒有好好在已經開墾了的福音事工重點上作出長期的承擔。意即不論何時，只要有教會或信徒群體願意承接新開拓的福音領域，「大使命中心」的同工們便樂意把這些福音據點全權交給他們負責，「大使命」的同工便會為著開拓新的福音戰線繼續上路了。基於中國文化相當看重「養不教、父之過」這種觀念，難免令有些同工或信徒認為，「大使命中心」在履行大使命的服侍上是「不夠負責任」的。意即，「大使命中心」的同工在開拓了新的福音據點之後，若能為著相關地區的初信者提供更全面的照顧，讓他們稍有成長之後，才繼續開展新的福音戰線，那才算是較為理想的做法。對於這樣的觀點，若從主所頒佈的大使命看，真是無可厚非的。然而，若以「這人撒種、那人收割」的方式看，會否在落實大使命時，也有可能以一種按領受進行分工及配合的安排

呢？意即，若「大使命中心」所領受的異象是專注為著普世教會開拓更多新的福音戰線，「大使命中心」便該忠於這樣的服侍，並且讓那些適合負起提攜初信者及在新差傳領域把教會確立起來的成員負起這些有意義的服侍。若這樣的一種講法是值得考慮的，那麼，「大使命中心」不但可以繼續專心開拓新的福音戰線，讓更多適合負起培育新歸主群體的堂會或弟兄姊妹有機會發揮他們的強項服侍，上帝的聖名便可以得著更大的榮耀了。正因為「大使命中心」所領受的異象是要為著拓展差傳新領域和開展福音新戰線不斷努力的，因此，《大使命》在探討的路線上，便該繼續朝著這樣的方向作出努力了。這並不是說，其他層面的差傳課題是不重要的考慮，筆者只不過就著「大使命中心」向來所擁有的獨特差傳事奉取向，抒發對《大使命》未來路向的一些看法和期望而已。

在勉勵《大使命》該繼續朝向拓展差傳新戰線的取向上作出努力的考慮上，除了可以根據「大使命中心」所領受的異象作出評檢外，事實上，新約聖經的信息也可以成為這種講法之根據的。特別透過使徒保羅的見證，清楚顯示在拓展上帝國度的事情上，真是少不了不斷開拓新領域的行動作為配合的。對於保羅這位多才多藝的事奉者，若把他安置在駐堂牧養的崗位上，相信他也可以結出豐碩之果效來的。不過，縱然他真是十分愛護自己的同胞，甚至不惜以自己的得救機會作為換取更多同胞蒙恩的代價，上帝卻定意揀選保羅作為向外邦人傳福音的使徒。當保羅清楚這是上帝的心意，要他把福音傳給外邦人，他不但珍惜每一個完成有關服侍的機會，他更想到整體教會的需要，願意善用上帝給他的呼召和恩賜，嘗試把福音傳到地極去。事實上，透過他和羅馬教會的分享便清楚顯示，他之所以想把福音傳到西班牙(今之西班牙)去，因為這除了是他所認知的地極之處外，他更願意把福音帶到別人未曾傳過的地方。保羅之所以這樣做，並非因為他想要逞強，他乃是知道自己是甚麼，他願意在拓展福音前線的服侍上克盡本分。雖然福音能夠遍傳整個羅馬帝國，並非保羅一個人的努力所成的，還有不少默默無聲的傳道者在配合著，但透

過新約聖經的記載顯示，若保羅不願意秉行上帝的心意，一直停留在熟悉的安提阿教會中履行服侍，新約聖經所記載的福音拓展情況，便不可能出現這種叫人感到驚嘆之結果了。感謝主，由於在保羅所建立的不同地區教會中，均有事奉者願意起來作出配合，忠心牧養新信主的群體；結果，不但各處地區的新約教會一一成立，各個堂會在用心發展的同時，也有機會學習多參與協助拓展差傳服侍的落實。假如保羅不是這樣忠於上帝的託付，那所並非由他建立起來的羅馬教會怎可能那麼樂意聆聽他的分享呢？

如今，「大使命中心」既然領受了不斷開拓福音新領域的差傳呼召，「大使命中心」的同工們便再別無選擇了，惟有專心朝向這個重點作出實踐。只要「大使命中心」曉得靠著主的恩典繼續朝向開拓差傳新戰線的方向作出努力，這才是主所喜悅的事奉呢！因此，不論在甚麼時候，若有主內兄弟發現「大使命中心」的同工誤把過多的心神投放在整固差傳後方的重點上，沒有像以前一樣把大部分的心神都投放在開拓差傳新領域的發展上，主內兄弟便該對「大使命中心」的同工們作出提醒。同樣的道理，萬一《大使命》的路向已經在有意無意之間轉向了探討一些不屬於開拓差傳新戰線的重點，各位除了在禱告作出記念之外，請各位千萬不要客氣，直接作出提醒和鞭策的行動便可以了。只要《大使命》能夠繼續成為不斷拓展差傳新領域的喉舌，喚醒更多教會和信徒關注開拓差傳新領域的重點，這便是這份月刊該採取的發展路線了。試想想，若《大使命》能夠緊守自己的崗位，再加上其他著重不同課題的差傳刊物的配合，豈不能夠為著普世的教會和信徒帶來更全面的益處嗎？除非「大使命中心」清楚知道上帝所交付的召命已經出現了明顯的轉向，否則，當《大使命》繼續向前走時，便不該忘記靠著主繼續開拓差傳新領域的這一項要點了。只要《大使命》曉得放膽靠著主，就著開拓差傳新戰線的重點繼續探討，《大使命》的服侍便能更討恩主的喜悅。

還有一點值得《大使命》作為參考的，就是留意近代差傳運動如何促成福音廣傳的事實。筆者並

不相信歷世歷代的教會和信徒是不願意關切別人在福音上之需要的。更何況，若不是在三數百年前，有一些主內的同工願意遵照上帝的囑咐，放膽踏向還未得聞福音的領域作出進發，波瀾壯闊的近代差傳運動是不可能把近代歷史作出改寫的。是的，在近代的差傳運動中，真是有不少宣教士願意用他們的性命作為開拓差傳新領域的代價。正因為他們願意仿效保羅的樣式，不以自己的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他們只願意完成基督耶穌所交付的差傳使命，結果，在這種前仆後繼的擺上中，近代差傳事工的美好成果便成為有目共睹的事實。若我們站在退一步的位置來看，被稱為「近代差傳之父」的威廉克里真是聽從了資深牧長的勸勉，安靜地繼續坐在教會中，沒有懷著單純的信心前往印度去，所謂「近代的差傳運動」可以有這樣的成果嗎？福音能夠在過去的三數百年間獲得如斯輝煌的拓展嗎？感謝主，威廉克里並沒有這樣做，不論別人以怎樣的眼光看他，甚至是譏笑他，他就是願意忠於上主給他的託付，在看似沒有足夠支援的前題下，他仍然靠著主的恩典開展了探索差傳新領域的行動。當有更多更多同工和信徒願意響應威廉克里的生命感召，放膽靠著主嘗試踏向不同的差傳新領域時，福音遍傳普世的局面便可以在近代的差傳歷史中綻放出開花結果的情景。換言之，若根據近代差傳歷史的事實，「大使命中心」既然已清楚領受了開拓差傳新戰線的異象，竟然落在忽略開拓新領域的情況，還有哪些屬主的團體可以在這方面作出有效的補上呢？若教會、信徒、甚至是不同類型的差傳組織均把事奉的焦點轉投在整固差傳後方的重點上，現今的差傳事工還有可能比近代差傳運動的時段，把福音傳到更廣更遠的地方去嗎？若現今的教會真

願意秉承著近代差傳運動的勢頭，把福音帶進更多未聞福音的群體中，我們怎少得有信徒或差傳組織願意負起踏向差傳新領域的行動呢？《大使命》既然在過去的100期中已經靠著主的恩典開始了朝向勇闖新領域的目標作出進發，在邁向面前的歲月時，便該更持定這樣的取向，《大使命》才能夠在策動普世差傳的服侍上克盡本份。請各位務必敦促《大使命》更有效履行所領受的異象和本份啊！

感謝主，《大使命》雙月刊能夠順利發行過去100期的內容，完全是出於上主的眷佑所成的事。同時，我們也得衷心敬謝每一位曾經協助《大使命》雙月刊發行的主內同工和弟兄姊妹的事奉，因為透過您們的關注和襄助，《大使命》才可以履行主的託付。懇請各位繼續以恆切的禱告支持《大使命》的發展，好叫普世教會和廣大信眾不但多有機會關注開拓差傳新領域的課題，並且更透過互勵互勉的討論，促使更多堂會、信徒群體；甚至是差傳組織，可以尋找到適合的途徑，加速開拓差傳新戰線的服侍，把更全面的榮耀和頌讚歸給三一上帝啊！

（作者為香港中華基督教會英華堂主任牧師，大使命中心香港董事）

